

写意画家 XIE YI HUA JIA

总编 | 岳增光

纪连彬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写意画家

纪连彬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纪连彬

1960年11月2日生于哈尔滨市,1978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2年毕业。198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结业。现为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青联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特聘画师、黑龙江省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副会长、《振龙美术》副主编、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1997年被中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作品曾参加“百年中国画展”。

出版有《纪连彬画集》、《世纪之交中国画著名画家——纪连彬画集》、《心境幻象——纪连彬画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收藏。

丛书总编:岳增光 责任编辑:姚重庆 装帧设计:岳增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连彬/纪连彬绘、——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写意画家,7-5305-1963-8)

ISBN 7-5305-1963-8

I.纪... II.纪... III.写意画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077509)号

写意画家

纪连彬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2003年3月第1版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2

ISBN 7-5305-1963-8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50

定价:18.80元

◆ 徐恩存

诗情与语言

——读纪连彬的水墨画



□高原 68cm × 68cm 2001年

“语言”是诗情的前夜，无论何种艺术都不能无视“语言”这一重要前提，否则，将永远徘徊在艺术圣殿之外。

世纪之交的中国画坛上，绘画“语言”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它关系到绘画观念、绘画形式、绘画手法与风格、诗情等多种因素，它具有一种多重关联的综合性质。不少当代画家为解决绘画语言而苦苦求索，优秀的绘画作品都显示出语言的精到、语言的光彩和语言的魅力特点。显然，“语

言”在这里是每一位画家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的命题。

我读纪连彬的水墨画作品，发觉他面对已然苍老的绘画现实的孤寂心境，以及他为了再造新艺术景观所付出的努力；看得出他的努力也是以“语言”为起点的。

应该说，纪连彬的水墨画近作体现着笔墨当随时代的特点，它意味着一种新游戏规则的操作与新语言方式的实验，无疑，这是画家冒着风险的“革命”举措。



■ 2000年在青岛参加“中国美协青岛创作展览中心”的开幕式画展上。



■ 2000年在上海中国画院应聘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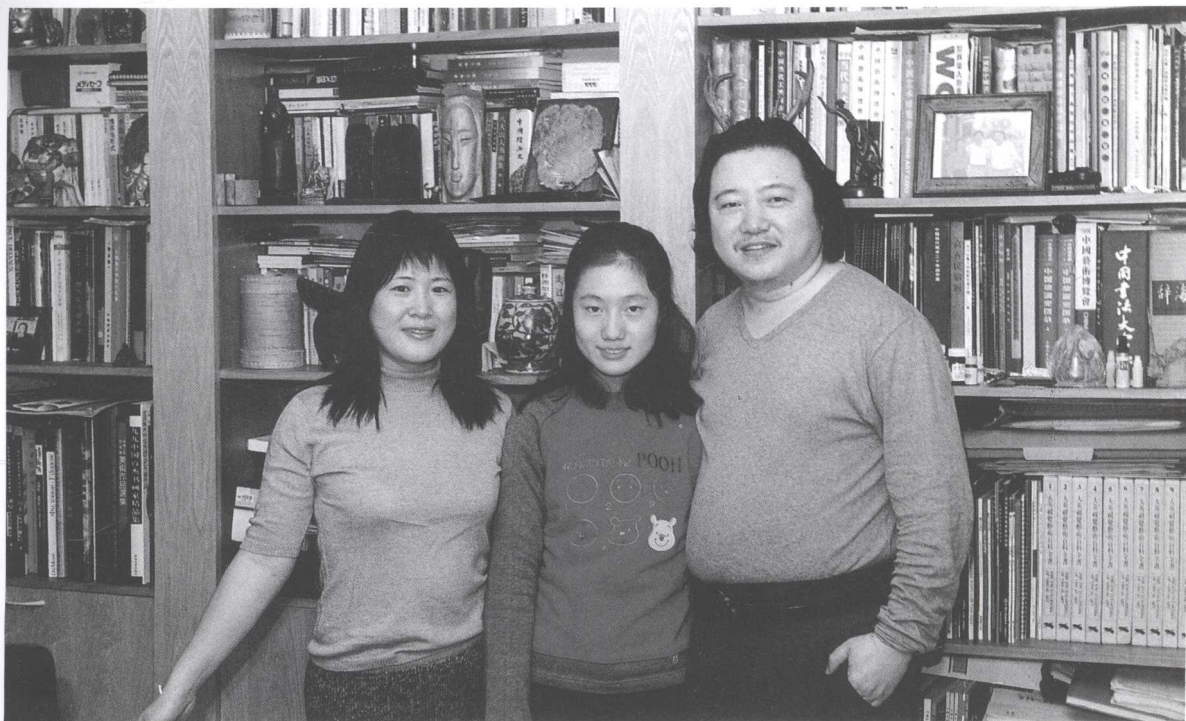


■ 与张子扬、章华、高晓峰等朋友在侯一民先生家。

连彬的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人物，二是山水。他的人物画颇有一种“现代原始主义”的味道，其绘画语言表现为表达与表现同在，文化进化与原始蛮荒之间的彼此对称关系。笔墨的生涩、滞重及枯笔焦墨的局部运用，增强了作品粗砺浑厚的气息。“语言”的综合运用使作品题旨明确与肯定起来——借以高扬“现代原始主义”的旗帜，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向后越过千百年，回复到“人之初”的时代，实现“返璞归真”的理想。连彬作品中走在天路上的藏民、黑土地上憨厚率性的农民等，从隐喻的语言角度去解析，正是那种“返璞归真”的原始主义之风在当代绘画中的表现。

这里，“语言”的运用引起了作品明显的变化，诗情由里及表。画面已从叙述性走向对人的表现。可见，就语言来说，其笔墨在现代艺术中汲取了灵感、在传统中捕捉韵味，把现实与传统、文明与原始融为一体，笔墨效果与主题精神达到了一致性。可以看出，他在解构传统“荷叶皴”技法中，获得了语言的新意与活力。“荷叶”，作为传统笔墨重要语言之一，具有单线松散自由而又集束紧密连绵的性质，有局部焦渴滞重而整体不乏灵动润泽的表现力，用这一手法处理藏民宽大厚重的衣袍与北方农民风雨沧桑的形象所产生的效果，诗情意蕴得到充分的展示；生命气息、存在意义、物我相忘都统一在点、墨的组合之中了。

艺术从来不是宣讲出来的，它是做出来的。连彬的山水画以抒情的语言，笔含情、墨含韵的方式表现了村寨、田园之美，透出“语言”清纯、流畅的特点，传递出乡土情



■与妻子、女儿在家中。

怀，这是一种略带忧郁的诗情。

这里，“语言”提供了想象，提供了空间。

藏民村寨与北国田园景观的共同引入注目的语言特征，便是忧郁的乡村表象的构造与意象空间的编排，画家以漫游者的“语言”方式，展现出怀旧般的乡村情调，笔墨之间、意象之间流动着幽情。“语言”的意义。在这里与其说表现了浪漫诗情特质，不如说是在巨变的当代时空中的反思，与其说是一份自觉的文化反抗，不如说是解构后的重组过程。看得出，山水画中的语言运用不同于人物画的语言运用。他的绘画语言强调一种记忆，语言编织的抒情乡愁，给人以忧郁中的安抚，让人在如歌如画之中获得一个关于记忆的整体想象性图景。

《雪域人家》等作品，以近乎轻描淡写的笔墨语言描绘了雪域高原的村寨，宁静、和谐、统一，隐隐浮现出一种怀旧的幽情，它在传递出东方诗情意蕴的同时，悠然飘逸出游移的时空感觉。《祥云》等作品同《雪域人家》一样，它旨在复活笔墨语言中诗情的部分，重新把握水墨语言中诗情的部分，重新把握水墨语言，在把握中延伸“语言”的功能和意义。



□远方的云 188cm × 136cm 1993年



□父子山 136cm × 136cm 1989年



■ 2000年夏，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青年大会。

纪连彬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心态：“水墨是幻化的艺术，在水与墨的交融中聚散分合，变化中产生形象，”“幻化的自然正是我心象的幻化的一部分，幻化是对新生命形象意蕴的阐释，”“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是我内心的感知，想象和意象的综合，是心灵的造境过程。”画家所谓的水墨幻化正是水墨语言最重要的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连彬作画是凭感觉操作语言的，感觉使他的

作品灵动而富有生气。对画家而言，绘画技法是可以学习的，因为它出自于灵性。好的作品必须兼备创造性和精到性，而且兼备与现实的距离和感知的实在感，并使“语言”在其中自由发挥，恰到好处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看连彬是这样做的。

◆ 纪连彬

心象的幻化



■在家中画室。

写意画家 ● 纪连彬

我从梦中醒来，又被梦境所诱惑，于是重新去寻找。

在日渐矫饰的城市里，欲望的膨胀、机械的胜利带来了精神的扭曲和异化。压抑、孤寂、冷漠是城市的影子，在轰隆隆的机器喧闹的噪声中，都市已经没有诗意，思想与心中的激情撞击混凝土冰冷的墙面，撞击反弹为怒吼冲上夜空的云端化为灿烂。都市物质制造幸福的假象，自然的歌声逐渐离我们远去。鸟儿习惯了囚笼，忘记了飞行，浓烟掩盖了彩虹，天雨变为洗涤城市的眼泪，冬雪已不凝结玉白，洗洗弄脏的云朵还一个晴朗的天空。逃避城市回归自然的绿色梦想正是都市群落的精神渴望和心灵慰藉。

人与自然的关系衍化的生命意蕴是我创作的主题，眼中的世界与心中的世界，现实与梦想使我选择了对自然艺术的再造，外部

世界潜入自我的心象世界，在自然真实与内在真实，心灵与自然之间幻化的新自然与新空间中物我交融，自由地表述心灵的真实。

一个身影伫立在大地上，岁月的年轮剥落了躯体坚实的肌肉，对土地上的依傍凝固了耕耘荒原的老犁，守望着希望。对土地之恋是人类原始而永恒不变的情感。我的心音在寻觅土地的回声，引导我回到土地与冰雪之间，当我行进在被夜拥抱的黑土地的旷野里，原野恢宏而悲怆的气氛使我战栗。我喜欢夜在黑色的空间里，生命没有了修饰和伪装，大地与夜空充满了生命的隐秘，千万精灵挣破冻土而出，我全身心的细胞感知向你悄然涌来，在虚空中歌唱。我“心的眼”睁得明亮，我身体的另一部飘然潜入土地的柔软中，慢慢地无声地复归，我重新苏醒。夜云的舞蹈，大地吸吮阳光，燃烧的季节，米



■ 1980年在鲁迅美术学院。



■ 1979年与小画友在哈尔滨。



■ 1986年与仲伟生合作全军美展作品。



■ 在阿贝藏区。



□ 岁月深处的队列 190cm x 190cm 1986年

香草馨的陶醉，心在大自然中悸动。大空间的孤寂，生命更能体验自身。这是生命的幻象，正如冰雪覆盖下不是死亡而是沉睡，生命是个轮回，死亡与再生的永恒。土地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归宿。所有被土地养育和滋润的生灵都抑不住土地的召唤，它是母亲慈爱的象征，翻看北方黑与白的大地画卷，她是敦厚而盈满的灵性，展示万物雄浑的生命交响。

幻化是心灵的自由，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是我内心的感知。想象与意象的综合，是心灵的造境过程，是情感和生命意蕴的表述，是对现实的变化、异化，是量对质的转换。这是产生多变性、多视角冲破空间与物象的局限而达到的一种自由方式，是一种语言、媒体、样式，是理念与非理性的双重置用。它是一种自我表达，自然的声音与我的

心灵的回声共振，激发新的创造性的想象。它是空间与空间的对抗到分离，融合到和谐，是物象从局限到心象的无限升华，是心象色彩、多维空间、“易貌分形”的变化组合。

水墨是幻化的艺术，在水与墨的交融中聚散分合，变化中产生形象，幻化的笔墨充满了偶然性的气韵，带来创造的快感。

幻化的自然正是我心象的幻化一部分，幻化是对新生命形象意蕴的阐释，它引导我们发现未知。

水墨画只是媒介而非规范的艺术，水墨的语言是充满悟性与灵性的。水墨的精神即是人格的精神。

当下中国画坛令人眼花缭乱，人们陷入无奈的困惑。没有哪个朝代像20世纪末的中国画带有强烈的实验性。对祖先、时代、自我的认识，反思与发现，回顾与前瞻，探求



□关东人 68cm × 97cm 1989年

新的领域，是每个国画家的使命。我们太多从学院的课堂上学会标准笔墨样式，或以矫情来迎合商品市场的趣味。从神圣的殿堂落入世俗的消费文化中，变为旅游区工艺品店的“货物”，或居家墙上的摆设，这是它的悲剧。

新水墨画不单是材料与语言技法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水墨观念，艺术观念的改变。中国画的困境正是画家自身的困惑，对传统而言不是否定而是超越。新水墨画随时间的推移也将变为传统的一部分，现代中国画或水墨画的继承性要以它全新的形象加以创造性的阐释。时代的召唤，你别无选择的前行。



■与著名画家于志学先生在越南。



■1993年7月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哈尔滨太阳岛。



■1996年应加拿大蒙特立尔市政府邀请，参加由基金会主办的“第6届哈尔滨冰雕展”。图为与卢禹舜、蒙特立尔市市长在开幕式上。



■在俄罗斯著名画家工作室。



■黑龙江省画院画家在玉泉山体验生活。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



■1993年黑龙江省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与省市领导及部分基金会成员合影。



■1996年参加国际艺苑主办——“水墨延伸·水墨人物画邀请展”。图为全体参展画家合影。

我的作品中表现人在自然中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和谐，梦幻与现实的冲突，生命的祥和、崇高与力量。我以线来完成画面造型，线造型是中国艺术的手段和特征。心像“用线条散步”，像一种情思慢慢地织满画面，用线捆扎物象营造意蕴，构成视觉的张力与精神性，使画面呼吸。人物是一座山、一棵树、一朵云。人物与空间相融一体，从复杂到单纯，从无序到有序的组合构成。线的力度，笔与墨，光与色，虚与实，松与散，感觉的深化，内在的结构，组成整体的团块，不讲究线的科学性，而求线的表情和心象表现性的直白。正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石刻艺术、民间艺术中的纯朴天然的线以生命朝气在启迪我。

人物具体形象的细致刻画已无意义，在我的画面上只是一个情感的心象符号，它是人物山水一体溶解的形式。

画面的光感是韵律节奏，色彩是心象色彩非客观运用，光感不是视觉直观而是内心之光的设计。

线的粗糙感与过于精致的画面相比，粗糙是一种生命质朴与活力的体现。

心象的幻化催动我去创造。

创作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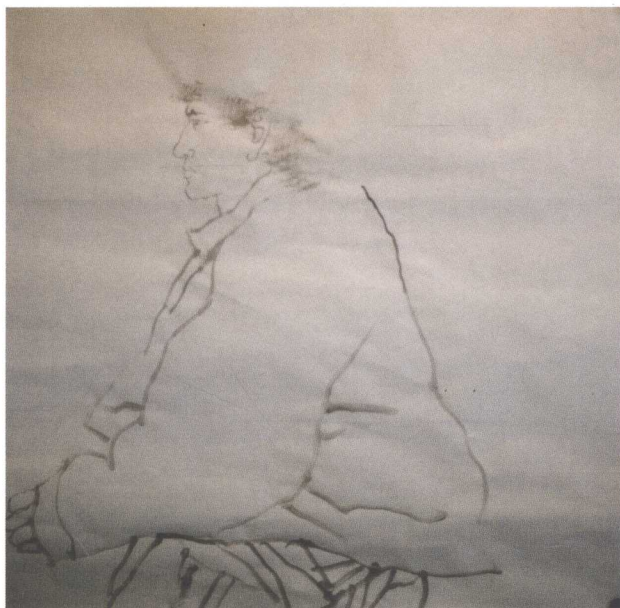
纪连彬

写意画家 ● 纪连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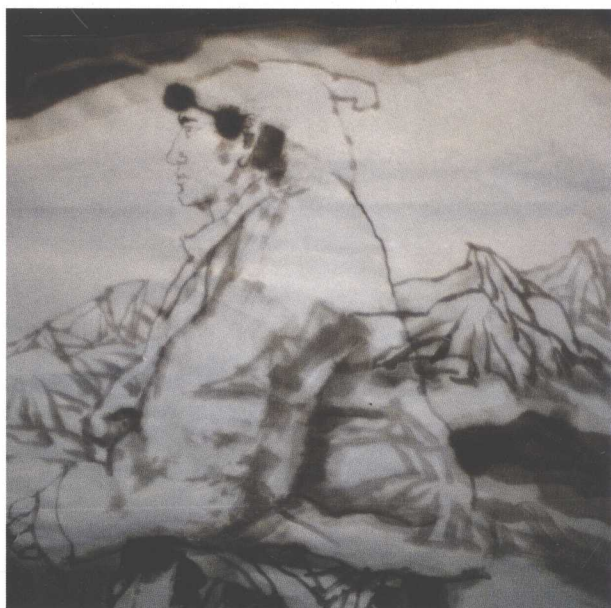


纪连彬艺术创作解析

写意画家 ● 纪连彬



第一步：用淡墨勾出人物形象。



第二步：皴、擦深入刻画形象。



第三步：平布画面主色调。



第四步：加强人云的色彩，造型和气韵，塑造人与自然相融的视觉效果。



写意画家 ● 纪连彬

第五步：深化人物、云、山的关系，把握画面的对比与整体和谐。



写意画家 ● 纪连彬

□ 祈 136cm × 68cm 1995 年



写意画家 ● 纪连彬



□圣山叠玉 68cm × 68cm 1996年